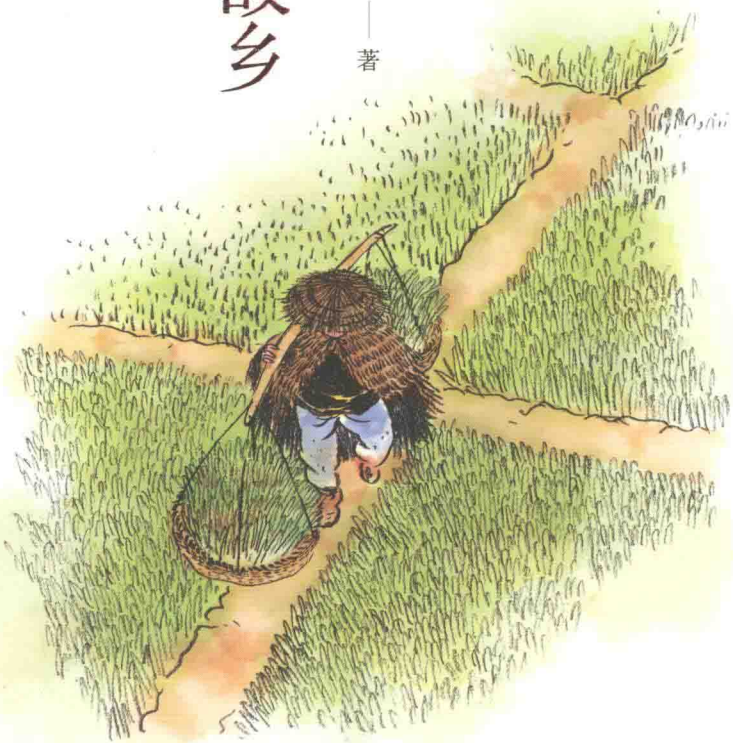


回味

低头思故乡

唐玉霞
—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回来

低头思故乡

唐玉霞

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味：低头思故乡 / 唐玉霞著. —上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2015.5

ISBN 978-7-5473-0761-8

I. ①回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7019 号

回味：低头思故乡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：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 话：62417400

邮政编码：200336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90×1240毫米 1/32

字 数：210千字

印 张：8.75

版 次：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761-8

定 价：32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：52069798

我在她笔下看见另一个自己(序)

闫 红

说起来是十七八年前了，那时我还在家乡小城，开始向我现在供职的这家报纸副刊投稿，几篇稿子渐渐发表出来。有一天，忽见我才投去的稿子，和另外几位女性作者的稿子，凑成一个所谓的“安徽小才女”专题。其他几篇印象已不深，唯独芜湖有个叫唐玉霞的，一篇《口红》我看了许多遍。

如今那内容我已记不真切，只记得那文笔像张爱玲，又有点像亦舒，描述有画面感，议论时却犀利至极。底子则是一种小城风情，小城女子的浅恨轻愁。虽然我当时在淮北而唐玉霞在江南，但小城底色，以及七零后女文青共同的阅读背景，使得我对这篇文章过眼便经心。

后来我考到省城一家报社，做副刊编辑，跟她约稿，她的稿子传真过来，实习生帮我收，长长的传真纸拿在手上，他边走边看，边看边笑，走到我桌边，还舍不得放下，靠着桌子看完了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，写得真好。

从传真到电子邮件，再到直接翻她的博客“夜深千帐灯”，流年似水，转眼我们俱已不惑，曾经觉得生活永远在别处，就像向往一支口红一样，向往成年女人的生活，到如今，反倒觉得，过去的事，才是最美好的事。当此际，看到唐玉霞这本《回味：低头思故乡》，不由在心中一笑，七零后的文艺女子，感觉上竟然可以如此同步。

这本书里的唐玉霞，不再是记忆里的华丽犀利，柳叶刀变成藏锋剑，收在墙壁上，夜间或许铮铮作响，白日里，却是一派家旁的安宁。她不再逞口齿，抖机锋，只有诚实依旧，从犀利的诚实，变成温柔的



诚实。

温柔，指的不只是文字，还有回望的姿态。意气少年，是不肯回望的，目光都在山的那一边海的那一边，以为只有这么一条不归路。像我年少时，就绝不肯承认自己有乡愁，铁齿地说自己是今是而昨非的人，临近四十，才发现，你也许能逃出对一个地方的乡愁，却逃不出时间的乡愁，而对于时间的乡愁，一定会落到当时的那个地方上，这种回望，就成了逃不开的事。

她写她经过的那些地方，雍镇，五显，陶厂，运漕，每个地名，都像是一个容器，里面是混沌晃动的记忆。雍镇有玉带糕，外婆的忘年闺蜜嫁在五显，陶厂的汪家大姐和她丈夫很要好，是镇上人最羡慕的一对。运漕，运漕的往事更密集，但，也像刚才说起这些一样，都是波澜不惊的，在外人看来，也许并不怎么重要。然而我们依恋它们，正是因为它们如此平凡，大事件属于全社会，只有那些不相干的小细节，亮晃晃地嵌在我们的心口，见证着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那一时一刻。

必须有这些闲淡来稀释世间的苦。在唐玉霞笔下，父亲辛苦一世，却在终于能住进不漏雨的房子的那个早上，突然去世；母亲独自拉扯三个孩子，父亲为她买的一件杭罗褂子，在劳作中穿到“陈丝如烂草”；81岁的爷爷患了贲门癌，被理所当然地放弃治疗，他终于去世之后，回去奔丧的那条路，被唐玉霞写得格外安详：“傍晚，夕阳飞金点翠般掠过田野、村庄，将树叶和池塘镀上一层蜡质的光泽，连同路上的小水坑和人的脸，都呈现出几分淡淡的安详。晚风一丝一缕凉起来，终于在暮色四合里凉透。幽暗的天空因为田野的丰腴而呈现出从容清旷之美。”

人世苦楚，唯有这种安详能化解。

当然，她也写尽记忆里的那些喧嚣，邻居家的那些吵架精，竟都是些俊俏人物，“男有男相，女有女貌”，吵起架来极尽恶毒之能事，

隔了时间的柔光再看，令人莞尔。但小镇佳人37码的命运依旧让人叹息，专业媒婆缪奶的前半生也让人为之扼腕，每一篇都让我感慨唐玉霞那摄像机一般的记忆力，说真的，卓越的记忆力真是一个好作家的标配。

看着这样一个生动的世界，甚至让我惆怅于现时的平淡，但唐玉霞终于再次道破：“怀旧是这个飞速狂奔的社会里深埋于心的痼疾，它首先侵袭了抵抗力最差的人，那些内心敏感、情感脆弱忧伤的人，因为渐渐地无可避免地对自己的失望，所以宁肯说从前是好的，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的从前。所以固执地用一小块一小块劫后余生的碎片，努力拼凑出一个带着主观色彩的早已死去的年代。”

我们都是这样敏感脆弱的人，或者，我们这一代人，都是这样，没有六零后的坚韧，也没有八零后的务实，情绪漫溢，像张爱玲说的“如丝绵蘸了胭脂，即刻洇得一塌糊涂”，所以看唐玉霞这本书，有时会觉得是在看另外一个可能的自己，仿佛我也曾有过这样一番过往，此刻，是在拾捡曾经的脚印。

想到这里，倒记起我第一次见到唐玉霞真人，是不喜欢的。那是我读到她的文章之后，自己做副刊编辑之前，才考入合肥那家报社做记者的时候。我去芜湖采访，同去的老师跟唐玉霞是旧同事，在一家装修得古色古香的酒店里，我见到了她。她神情淡淡，连点敷衍也无，说起来似乎很有格调，但肉眼看上去，就显得不够可爱。我陪坐一会儿，终究不耐烦，就起身到附近的学校找我同学玩去了。

许多年之后，回想起这一幕，倒觉得很喜欢。也许是岁数大了，对于调子起得太高的开头，总有点心虚，害怕一见钟情，害怕一见如故，知道这世间没有那么多圆满，如果注定要有裂纹，倒不如出现在前面。对唐玉霞从文到人的认知，说不上先抑后扬，总是如文火煮粥，渐渐有了沉厚滋味。

目 录

CONTENTS



我在她笔下看见另一个自己(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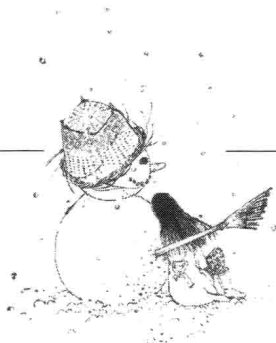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辑 大地上的事情

- 大地上的事情 / 3
在乡下 / 5
秋意好浓 / 8
都是记忆里闪烁的名字 / 11
回运漕 / 14
去黄池 / 17
郭外 / 20
春天在绽放 / 23
只说流年 / 25
空城计 / 28
从前 / 31
故乡清明 / 34
那个疾行的女人 / 37
草木精神 / 40
无为之地 / 42
南陵南陵 / 45
雨过查济 / 48
夜宿南屏 / 51
人生若只如初见 / 54

这一股土气息、泥滋味 / 57
如果不离开,你怎么知道思念
的滋味? / 60
踏歌深巷中 / 64
江春入旧年 / 68

第二辑

四季很好,如若有你



清明一地 / 73
春酒 / 76
继续 / 79
栀子花开到白头 / 81
余香乍入衣 / 83
明日端午 / 86
艾草清凉 / 89
夏日香 / 92
暗香依旧 / 94
秋天是这么好的季节 / 96
是夜中秋 / 99
簪花 / 101
薄冰 / 103
秋尽江南草未凋 / 106
冬·至 / 109
第一场雪 / 1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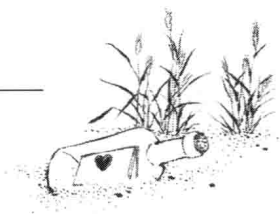
雪落窗外 / 116
除夕夜 / 119
过年 / 122
余雪未散 / 126
糖坊守着年 / 128

第三辑

谁不眷恋故乡的光辉



如梦令 / 133
2.3米杭罗 / 137
蝶变 / 140
老厂 / 142
回家 / 144
我们回不去了 / 147
旧时月色 / 150
一本宋词 / 153
心若有结 / 155
闲花闲草闲情 / 158
城里的月光 / 160
你我这段旧姻缘 / 164
记忆尘埃般飘散 / 167
根基 / 170
岁月短,人生长 / 173
老房子的乡愁 / 182



第四辑 遍地乡愁

吵架舍得脸,打架舍得命 / 193

每条街都有个吵架精 / 197

夫妻没有隔夜仇 / 200

女人不狠,男人乱滚 / 202

闲时走个亲亲 / 206

坐月子 / 209

拜年夹条糕 / 212

桌上的男人 / 215

锅间的女人 / 219

奶里们干的事 / 223

打断骨头连着筋 / 226

老绅士 / 230

老小姐 / 234

37码女人 / 237

媒婆就靠一张嘴 / 243

董大郎 / 249

肉挂臭了,猫子望瘦了 / 252

铁打的码头流水的人 / 256

小小棺材两尺长 / 262

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 / 266

第二辑

大地上的事情



大地上的事情

只是一江之隔。江北，田野里已然收割完毕，稻茬矮矮地扎在田野里；江南的稻子还拥挤在田里，穗子有了些分量，垂下来。

江北的舅舅在收割过的田野里烧豆棵子，豆子收完了，剩下的秆子、叶子没有用了。以前是有用的，喂猪烧锅，总能派上用场，乡下人仔细，一张纸、一根草都不会随手丢掉。现在不养猪，不烧柴火，早早烧了肥田算了。这样的事也只有舅舅这些老人想起来做，舅舅这样的老人也只有这样的事情做。

表哥家里办喜事，儿子媳妇刚刚够上打结婚证的年龄。俩孩子都是技术工人，在南京上班，挣得不算少，挣多少花多少。说生了孩子，来年就在家门口的厂里上班。莫名买了辆二十几万的车，我问，你是开车去田里吗？田就在家后门口，再说，这一代孩子哪里还会做田？可是想买买得起就买了，根本没思量。和我身边这些在城市供按揭的年轻人比，到底他们单纯些、轻松些。

舅舅絮叨两亩花生没有收，芽在田里；三亩棉花没有摘，开得白花。这些年移风易俗，乡下婚事简单了，还是够一家人人仰马翻好几天。舅舅、舅妈八十了，早就不做主，能做动的就动手，不操心。养了一对兔子，生了一窝小兔子，长大吃了，然后又有一堆小兔子，白茸茸的，抢豆叶吃，兔子繁殖快。女儿听舅爷爷讲红烧兔子肉，眼泪都要下来了。

江南的婆婆在村头打柿子。竹竿头带着网兜，兜住一枚柿子猛力一拽，柿子落在网兜里。村里柿子树不多，但是肯结，一棵柿子树结不少柿子，累累荡荡挂了一树。十几年前一场大水泡了几十天，树死光



了。水退了起屋栽树，一阵风似的家家种桃子树。我们每年扛一蛇皮袋桃子回家，成熟的桃子很软，水分充足，稍微来不及吃就黄了烂了。看桃子没啥市场，砍了桃树种柿子树，秋天家家门口挂一树黄灯笼。我们带一蛇皮袋柿子回家。黄黄的结结实实板汉一样的柿子三五天一晒就软和了，一软和它们开始淌葷了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于是又有人砍了柿子树种板栗树。乡下做事情总是这样一阵风，就是有谁头一年占了先，获了利，第二年也会被一窝蜂赶上来。圩埂上住了几户老人，年轻人不是出去打工就是搬到镇子上，连春种秋收也不来帮忙，让老人能做多少做多少，都是不指望田里的意思。倒是老人们舍不得荒，油菜、稻子、棉花，一年四季地忙。

我不懂稼穡。才知道江北收割了是因为只种单季稻，熟得早；江南是双季稻，第二季当然要迟些。春种，夏耘，秋收，冬藏，一年四季像一天的昼夜轮回，一生的生老病死也像四季的春夏秋冬。世上的事情，哪一件不是大地上的事情？大地上的事情，仔细想想，都是似曾相识的旧事情。

有人站在水边垂钓，秋水沉静起来，栾树顶着泛红的冠一声不吭陪着。秋还没有到深处，大地上还是绿色领唱，不过有了深浅，显出了层次，岁月垒砌出胸中沟壑。稻田的浓绿中透出黄意，像怀孕的女子，身形略有些笨重、迟缓，容颜也略有些黯淡、失色，但是看看那垂下来的稻穗，多么充满希望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什么能比希望让人满心喜悦、满怀期待的呢？

时间是依靠希望，年年轮回、生生不息的。不然，为什么要在漫长夜等待天明？都说人算不如天算，哪怕是巴掌大，人人头上都会有一片天。

在乡下

双休日去了趟乡下，看望爷爷，他的爷爷，公公的父亲。之前婆婆打来电话说爷爷不太好，要我们把照片洗了，抽空回去一下。

过年回去已经知道爷爷身体不好，其实在这以前，他已经吃不了油腻的或者稍微硬一点的食物。大年初一那天婆婆要我们用数码相机给爷爷照了相，说要准备了。在电脑里挑照片的时候才清晰地看见了爷爷的老迈。照说人老到最后应该会比较慈祥的，但是爷爷的脸是苦着的，而且黑气腾腾，看上去有点怵。我顺便配了镜框，用报纸裹起来——给一个健在的人洗遗照总有点别扭。

看到爷爷，比冬天又瘦了一圈。村子里有人来串门，他们把照片拿出来看，都说像是像，就是画胖了。老人们总以为遗像是画出来的。他们还把照片拿给爷爷看，让他鉴定像不像。

爷爷的精神看上去还好。婆婆有点歉疚地跟我解释说，这几天爷爷又好了点，前阵子真的以为不行了。爷爷也整天说要我们带孩子回来给他看一眼。要不他们不会打电话麻烦我们的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其实不过一两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一年却不过回来个两三次，感到抱歉的应该是我们。婆婆说你们那么忙，她跟坐在堂屋里的乡亲解释，我在他们那里待过，知道他们真是忙。爷爷坐在一边，听大家说话，听不到几句，就回房间里躺着了。婆婆说他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吃粥饭了，只能喝点牛奶米糊的。前几天姑姑，就是爷爷的小女儿，带了只鸽子来，婆婆炖了汤，爷爷吃了一筷子肉，胸口疼了两天。婆婆说还没有倒摊，倒摊了就不行了。她说的倒摊就是卧床不起的意思。



爷爷得的是贲门癌。过完年，婆婆和公公带他到县里看了，说就是死也总得知道是个什么病。医生没有隐瞒，告诉爷爷不用看了。爷爷问：是不是开点药吃？医生说用不着开药，回去能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。爷爷就这样回来了。我问婆婆有没有治疗的打算，婆婆说，这么大岁数还治什么。不是婆婆对爷爷不好。婆婆是个很厚道的人，在乡下，像她这样对待老公公算是很好的了。放弃治疗几乎是约定俗成的，早在过年的时候，姑姑就对我说，爷爷这个病大概不太好，反正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能走了。

爷爷81岁，这个年纪去世，是算白喜事的。

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，几个年纪大一点的邻居坐在堂屋谈着，说的都是谁谁得了什么病走了之类的话。死在他们的言谈里很自然地流出来，和说别的词没有一点点区别。这些去世的人里稍微上了点岁数的都采取了放弃治疗。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一个人老了，不能做事了，得了病就该等着死，花钱治疗是浪费。在乡下，钱很值钱，而命不值钱。堂屋里挂着奶奶17年前的照片，她走得仓促，照片是画的。我的女儿在门口追赶小鸡崽。堂屋门正对着一个池塘，暮春里波光粼粼，门口的树绿得很茂盛了，田里的庄稼也是绿茵茵的一片。而在昏暗的东厢房里一个81岁的老人在安静地等死。

一个81岁的老人得了绝症，应不应该治疗？我不知道。我看见他一个人慢慢走到西厢房里，拿着自己的遗照，看了好一会。我想潜意识里他一定是想治疗。在乡下，在他丧失了劳动能力之后，他依靠儿女赡养，自在地活到了80岁，并且在去年很风光地做了80大寿，他自己都觉得可以死了，根本没有理由花晚辈的钱延续生命。

我们给了爷爷一些钱，那些钱对他的意义并不大，他却很高兴。我们走的时候，爷爷站在门口抹眼泪。我们说一有空就回来看他。这话很空洞，很不善良。

下午的乡村安静得像睡眠，但是这份安静很短暂，像树荫下疲倦已极的一个盹，新的忙碌脚跟脚的就来了。我们跟婆婆说，如果打算治疗就通知我们。婆婆没有理会这个话题，只絮絮地说着手头要做的农事。她说，人不死就得做。

